

光荣的岗位

逸斐 嚴辰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光 荣 的 岗 位

遼 斐 嚴 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。

光 荣 的 岗 位

逸 斐 嚴 辰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龙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总 經 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5/8 印張 45,000 字

1956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6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1—10,000 定 价 (6) 0.25 元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人物故事集，共介紹了五個人物。這裏有：揹着藥包、跋涉在茂密的森林中的醫生，有冒着風霜雨雪、奔馳在廣漠的北大荒的女康拜因手，有到荒山僻野的彝族地區去撒播文化種子的女教師，有歷盡千辛萬苦、在柴達木盆地尋找石油的地質普查人員，還有機智勇敢、三打老虎的苗族獵手。他們的崗位都在遙遠的邊疆或荒僻的地區，他們的工作十分平凡，但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都很高。

前 記

这集子里的幾篇文章，寫的都是出席全國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積極分子大会的人物。他們有的是揹着藥包、跋涉在茂密的森林里面的医生；有的是冒着風霜雨雪、奔馳在廣漠的北大荒的女康拜因手；有的是到荒山僻野的彝族地區去撒播文化种子的女教師；有的是歷尽千辛万苦、在柴達木盆地尋找石油的地質普查人員；有的是机智勇敢、三打老虎的苗族獵手。他們大多是知識分子，他們的崗位都在遙远的边疆或荒僻的地區，他們的工作十分平凡，他們建設社会主义的積極性却很高。讓我們把他們当做榜样，讓我們和他們一同前進！

“边疆——光荣的崗位”，也一併收在这里。这篇和“讓荒山开遍花朵”兩文，是嚴辰所寫，其它都是遂斐寫的。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

目 次

前記.....	iv
森林裏的大夫.....	1
奔馳在草原上.....	17
讓荒山開遍花朵.....	33
第一塊油砂.....	47
打虎英雄.....	63
邊疆——光榮的崗位.....	69

森林裏的大夫

——記森林調查設計隊的好醫生金振都

一 畢竟是個青年團員

一九五二年的夏天，全國各地的大學畢業生，懷着十分愉快的心情，迎接祖國第一批統一分配。金振都也走出了東北醫科大學的校門。他被分配到森林調查設計隊工作。他坐在開向大森林去的火車裏，望着窗外無邊的草原，草原上有着成羣的牛馬；望着林區邊沿的河流，大批原木正隨着流水流送下去。想到自己將把所學到的一切，貢獻給在林區工作的人們，想到由於自己保證了同志們的健康，更多的樹木將被採伐下來，更多的樹苗將被培育起來，新的森林城市將建立起來。那時，他將會驕傲地告訴人們：“每根流送下去的原木上，每棵成長的樹苗上，也都有我的一份勞績呢！”想着這些，年青的心不禁激動起來。

金振都下了車，跟着來接他的同志，步行了三個白天，才看到草綠色的帳篷。當他精疲力盡地走進中隊部辦公的帳篷的時候，~~一眼就~~看到在帳篷的一角，一隻木箱的蓋上，放着一瓶紅藥水和一瓶碘酒，還有一小綑綑帶。此外是兩張辦公桌。……~~當他坐在樹根做的櫈上~~，聽完中隊長張德壽同志介紹調查隊的生活情況後，他像被當頭澆了一盆涼水。他怎麼也沒

有想到他要到的医院，就是眼前帳篷的那一角。更沒想到他將一個人負責整個中隊——第四中隊的醫療責任，而且這個中隊的十四個小隊全都分散各處，近的有五十里，遠的就有一、二百里。這怎麼行呢？再說，森林裏病源是那麼多，就憑這末點紅藥水、碘酒能開展工作麼？沒有任何交通工具，就憑這兩條腿，在荒無人煙的森林中走來走去地去治病麼？他想到如果現在在城市或大醫院裏，可以按時工作，工餘還可以鑽研，可以請教教授或專家，又有能提高自身技術的臨床機會……那樣經過三、五年以後，自己不也是一個教授或專家了麼？而現在前途在哪裏呢？他愈想愈覺得一分鐘也坐不住了。

中隊長是個共產黨員，是個很有工作經驗的知識分子，他早已看透了金振都的意思，更懂得這個才出校門的青年大夫的心理。他蹲到金振都面前，帶着毫不在意的口氣問：

“你是團員麼？是哪年入團的？”

“一九四九年第一批被吸收入團的。”

“啊！好呀！青年團員是不怕任何困難的，對嗎？”中隊長又像自言自語，又像在問金振都。金振都正感到有點困惑，中隊長又沉痛地說下去：

“就在三天前，我們的一個業務幹事，因為沒有大夫醫治，死了。他的工作很重要，而他又那樣年輕……。你要早來三天，也許他不致於……”

中隊長的話打動了金振都，他感到難過和羞慚，他雖然並沒有見過業務幹事，但他一閉眼，病人由於痛苦而死去的面容好像就在他的面前，他想：難道我不正是為了他們而來到這裏

的嗎？他們能把寶貴的青春，甚至於生命都貢獻給森林，那麼一個青年團員有什麼理由強調困難呢？

“只是，連一個听診器都沒有……”金振都看了一眼木箱上的紅藥水和碘酒，羞答答地說。

中隊長懂得了他的意思，微微笑了。

“自然，慢慢會添置起來的。過去我們沒有會使用的人，買了又有什麼用呢？除了紅藥水，碘酒，還需要什麼？你現在就開出來，好不好？”

金振都不好意思地笑着，拿起筆來，歪着腦袋寫起來。中隊長望着這個年輕的大夫，心想他畢竟是個青年團員。

二 一定要迎頭赶上

金振都很快由人伴送到了第十一小隊。他到這個小隊的時候，小隊的同志們還沒有回來，炊事員領着金振都參觀了所有的帳篷。其中有一個帳篷，裏面收拾得特別整潔。炊事員告訴他這是女同志住的帳篷。

“什麼？女同志？”金振都從來沒想到小隊裏有女同志，也沒有想到女同志竟佔了這個小隊的一半人數，更沒想到的是她們和男同志一樣出發了。……正閒談着，隊員們唱着歌回來了。走在頭裏的是女班長李瑞珍，她一聽完炊事員的介紹，沒等到放下自己手裏的工具和解去腿上濕淋淋的綁帶，就高興地握着金振都的手說：

“大夫，你來了，我們什麼也不怕了，過去沒有大夫，輕病號只能堅持着幹，重病號被勉強抬到邊城，也只能去找獸醫

治病。……”這時候，女隊員們聽說大夫來了，都高兴地跑來和金振都握手，幾乎把他包圍起來。

“金大夫來了，我們今後可以保證不缺勤了。”

“金大夫來了，我們的工作效率一定能提高……”

大家高兴得直嚷嚷，這時金振都開始感到了自己肩头的沉重。

第二天，十一小隊要移營。

在行進的時候，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樣，她們揹着自己的行李，拿着工具。他們爬山越嶺，淌水过河，一路上總是有說有笑，似乎在他們面前，永远也碰不到困难。她們毫不費勁地爬上很高的陡坡，金振都却怎麼也爬不上去。這時，走在前面的同志來替金振都提藥包，走在後面的又來攙他上坡。她們下陡坡的時候，連走帶跑，哧溜着滑下去。金振都學着滑，却摔了交。她們趕緊又返回來幫忙。金振都感到生活在這樣的集體裏，真是充滿了溫暖和親切。

在這裏，他很自然地想到這些隊員們長年日晒雨淋，想到他們冬天啃硬饅餡菜，夏天，一張嘴蚊子就跟着進了口，而傳播腦炎的壁蝨，又隨時隨地從樹上落到人們身上來吮血。在這樣的環境裏工作，人們怎能防止疾病的侵襲呢？怪不得昨天女隊員們看到自己竟那麼高興。

突然，他聽說前面一個女隊員的腳趾被亂石割破了，鮮血透出了鞋子，金振都急忙跑過去，想給她包紮。那女同志却說，

“謝謝你，大夫，現在別耽誤時間了，這點小傷，回去以後再說吧！”

說完一甩手就跑了。金振都望着這些女隊員，一個個都生龍活虎似的，想想：她們是為了什麼？不也是為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麼？就因為這樣，所以她們能克服了生理條件所造成的困難，堅強勇敢地成為森林的主人。而我呢？一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，一個青年團員，難道反而不如她們？

“不，不能！我一定要安下心來，迎頭趕上去！”

三 第一次的考驗

這年八月——金振都到調查隊只個把月的光景，就從八十里外的中隊部來到了三、六小隊。他看完病人，已近傍晚，正要休息的時候，中隊部忽然派人送信來，說七小隊有重病號需要診治。信上要金振都先回到中隊部，再順着大路走到小隊去，路程是二百多里。金振都聽說有二百來里地，就急起來了，這至少要走三、五天才能到達目的地呀。他無意中看到信封後面，不知誰畫了一個從三、六小隊直達七小隊的路綫，他一打聽，這條路程只需九十來里。但這是條未開闢的路，除了調查隊員進去拉過綫外，誰也沒走過。可是金振都想，如果能這樣拉荒走，一兩天就能趕到了。

金振都一心只想快快趕到病人那兒，他想到隊員們全是一個蘿卜頂一坑，只要一個人生病就會耽誤全隊生產任務的完成。又想到中隊長在自己初來的時候說的話，在這兒得了腦炎，因為治療不及時耽誤了病，會很快造成死亡……一想到這裏，他決定拉荒走。但是三、六小隊的小隊長堅決不同意他拉荒走，他和小隊長爭執了很久，挨到天快亮的時候，他終於瞞

住了小隊長，悄悄地出發了。

金振都一手提着藥箱，身上帶着羅盤和路線圖，獨自興高采烈地向荒林前進。他翻過了不止山，穿過不少森林，跨過了許多泥沼……。他望着太陽的光柱從右側竄進來，慢慢地又變成從左邊透進來了，慢慢地暗淡下去了，四周悄悄地升起了濃霧。這時，他開始感到餓，就在小河边掏出乾饅頭來啃；又從小河裏捧了點水喝。但當他站起來準備再往前走的時候，原來的方向忽然迷失了，他向四面看看，全是同樣的樹林，同樣的草地，同樣的濃霧。他怎麼也辨不出自己從哪條路走過來的。他有些慌，連忙拿出羅盤來辨別方向，羅盤的磁針卻不再轉動了——原來地下埋藏着豐富的鐵礦，使得磁針失去了效能。現在他却無心為發現礦藏而高興，只是着急地繞着樹幹轉。

他又不知走了多少路，漸漸地，月亮透進了樹隙，黑夜到來了。一隻隻狍子從自己面前竄過去，貓頭鷹像小孩哭似的在頭頂上亂叫……。他想到隊員們講的熊瞎子舔人的故事，狼從背後撲肩的故事，不由得毛髮悚然。他竭力想鎮靜自己，他站住了，仔細聽，他听到了淙淙的流水聲。忽然他想起了自己到調查隊後剛學到的知識：凡沿河下游一定有人住。他連忙藉着月光，找到了這條小河。可是一看，小河左邊是一片連綿不斷的泥沼灘，右邊又都是荒山陡岩。如果要在河边找路走是不可能的。困難在考驗着金振都，但是金振都沒有向困難低頭。

他記得一九五一年的春天，他和同學被派到鴨綠江邊的一個醫院裏去實習，幫助接收從朝鮮回來的傷員的情景。在他為一個志願軍的營長換綑帶的時候，發現這營長腳打掉了

半隻，金振都天真的問對方：

“你不痛么？”

那營長聽說，坐起半个身子，親切的說：

“看到你們能很好學習，看到祖國人民生活得好，那還痛什麼？”

是呀！志願軍營長的話，深深印在金振都的腦子裏。這時他又想到那堅強的營長，覺得自己的責任是救病人。現在雖然迷失了方向，又沒有路，但是為了更快找到七小隊的病人，他決定涉水沿河找去。

在原始森林裏氣候變化是很大的，中午還是盛夏，到深夜以後，白露就會結成霜。金振都在水中走了半夜，兩隻腳已凍得失去了知覺。齊膝蓋的袴腿上，不時地掉下一片片的小冰凌來。他又冷又餓，可是乾饅已經沒有了。他在樹根上抓把生木耳，放在水裏泡泡吃了。他忽然想到教授們過去常講的消毒啊，無菌室啊，在現在這樣的森林裏，如果一定要按他們說的那樣做去，那是無法去接觸病人的，更談不到深入羣衆了。想到這些，又精神百倍地朝前走去。

走啊走的，一直走到第二天中午，他的兩腳痛得針刺一樣，因為兩腳被水泡得太久，又不斷碰着石頭子，整個腳底的皮都磨爛了，渾身骨頭也酸痛得像要散了似的，他一陣頭暈，終於昏昏沉沉地躺倒在菱草塘上。太陽暖和地從他身上移過去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忽然聽到遠處有人喊：

“同志們吃飯了！”

他猛醒過來，以為自己在做夢，這時，又聽到一聲：

“吃飯了!”這聲音多麼親切呀!他一躍而起,用盡全力向着聲音的方向奔去。才走了二、三十公尺,果然看到了熟悉的綠色帳篷,看到了同志們在活動……。啊!同志,帳篷,他像久別了家的孩子突然見到親人那樣,大聲叫嚷着猛撲過去。

“啊,金大夫!”

“金大夫,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啦?”

原來這正是他尋覓了整整兩天的七小隊。同志們親熱地招呼他,這時,他心裏像一塊石頭落了地。……他聞到陣陣飯香,肚裏咕咕地直叫,但是他還是丟開了同志們的招呼,立刻就去找病人。

病人一看到金振都就哭起來了,這可把金振都楞住了。金振都問他,是想家嗎?病人搖搖頭,是身上痛嗎?也不是。金振都問了好半天,病人才說出話來:

“金大夫,我想得你好苦啊!原以為你要四天以後才能到呢,沒想到你來得這樣快。”

一股熱流穿過金振都的心,金振都感到無比的溫暖,他想:同志們多麼需要我啊!森林是多麼需要我啊!這時他已經把所有的疲勞都忘記了。

四 我一個人能幹什麼?

一九五三年六月,金振都和十二個隊員抬着一個患急性腦炎、經治療好轉了的病號,向鉄驢前進。因為小隊作業,三天五天要移營,對這樣一個需要休養的病人是很不利的。因此準備送他到離隊一百十里地外的鉄驢醫院去。在小興安嶺一

帶樹林裏，地面上百分之三十是塔頭甸子，這些甸子，遠遠看去是一片平整而濃厚的草地，走進去却是一腳深一腳淺、全是泥濘的小沼澤。單人走這條路都感不方便，何況現在抬着人走，因此走了四小時才走出三十里地。金振都正在焦急的時候，忽然發現幾丈遠的地方有條破舊的小鐵路，旁邊還攔着一輛運料的破平板車。這時，他想：十二個隊員走百十里地來回，要耽誤多少生產？他決定把病人放到車上，由他一個人推着走。十多個隊員被他堅決的打發回去了。

小車順順溜溜地沿着鐵軌前進着，金振都這時很得意，他走一步，就看一眼自己的病人，似乎覺得鐵驢醫院高大的房子愈來愈近了。可是，忽然一下子小車卡住了，他低頭一看，糟了，鐵軌斷了。這可怎麼辦呢？現在從地圖上看，離開目的地還有九十里路程呢！

他只好把槍枝往脖子上一掛，提着藥箱，揹着病人走。揹了五六里地，又累又熱，實在走不動的時候，正好看到對面山坡上有間小破木屋，他就把病人揹到裏面，告訴病人他出去找人來抬。怕病人不放心，他再三安慰着，並把藥包衣服全放在他身邊，又用樹枝、破木板擋了門，就一個人提着槍一下子衝下山去。走了一、二十里地，還沒碰到一個人。

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，猛聽得後面有咻咻的聲音，回頭一看，頭髮都要炸起來了：一隻極兇惡的大狼，正向自己撲來！他急忙轉過身去端槍要打，不防兩側十來公尺外，又閃出來兩隻狼，三條狼站成了一個三角形，把金振都包圍在中間了。他知道來不及一槍打三隻狼，只好端着槍轉了個圈，向前一蹲，

乘其中一隻狼閃開後退的時候，猛衝出去，一下子跳進了淺水潭。他再看那三隻大灰狼，瞪着發綠的眼睛正盯着自己，前腿伸直，身子蹲伏在岸边，彷彿隨時準備猛撲過來。

他竭力想爬到水潭邊的樹上去，可是兩腿哆嗦，麻木得爬一步滑一步。最後他解下自己的皮帶，紮在橫出的樹枝上，他拉着皮帶才爬上了樹。風一吹，渾身直打顫。他看到西斜的



太陽光，想到如果再晚下去，狼嗥了起來，會引來狼羣，一個人餓了牠們還不打緊，山上那個病人豈不要活活餓死！他急忙拉槍栓，但不知是冷得發抖的手沒有勁還是別的原因，槍栓簡直再也拉不開，這真是要命啊！

這時大瞎蛇嗡嗡叫着，像是幾十架小飛機在他身邊亂轉，松樹上掉下來的壁蝨像針刺般咬人，他有點後悔不該讓抬担架的工人回去。但他突然又想起中隊長常常說的話了：“調查隊的問題，像調查隊的工种一樣多而複雜……每一個隊員都必須運用自己的智慧來解決各種困難。”又一想，自己現在正在爭取入党，一個共產黨員，要是在困難面前害怕，那算什麼呢？黨給了他力量，他想現在只有用大聲叫喊來找人，那就喊吧！放开喉嚨拚命地喊吧！不論怎樣，總要把人喊出來……

一羣正要收工回去的採伐工人听到了金振都力竭聲嘶的喊聲，趕過來了。狼立刻就嚇跑了。當他們看到這個刮破了衣服，蹲在樹上的濕淋淋的小伙子時，都驚奇地問他：

“你這裏喊什麼？”

金振都不等對方講完，就說：

“快，那邊小木屋裏還有病人哪，不能再耽誤了，請你們幫忙抬送一下。”

採伐工人聽說有病人，也不等弄明白這位被狼逼上了樹的是什麼人，也不問對方是什麼單位的，就連忙朝着這小伙子指的方向跑去，留下的人立刻幫助金振都爬下樹來。這使金振都更感到在荒無人煙的森林裏人們的團結與友愛。

當金振都回到小破木屋的時候，病號已躺在臨時繫起的